臺北烏鴉

◆馬尼尼為

我的房子沒有牆。沒有牆可掛畫。家裡的四面牆被切成七八塊。一面是壁櫃、一面是神檯，剩下有牆之處，全被靠上了書櫃。高的、半高的、矮的。矮的上面又被我擺上了收納箱，收納箱上又擺了紙卷，我畫水墨畫的宣紙，一卷一卷用塑膠袋包著。餘下的牆，一個是櫃子的側邊，我只能貼幾張剪下來的圖。還有六分之一的牆，拿來靠我的書桌。這樣全部就沒有了。

我去廉價店買了兩張毯子，那種人家放在廁所外面擦腳的毯子，兩張拼在一起，我坐在上面畫畫看書。沒有沙發，擺不下沙發。被我拿進去房間當床用了，當我的加大床。拼在我原本的單人床旁。每天睡覺前要去推一推，讓它們合攏。擺不進書櫃的書、待回收的書，就放地上一疊一疊，七八疊了，變成直立的貓抓板。我的臭貓會去拉長身體抓它。書不容易倒，還耐得住那些貓老愛往書角刮臉，臉癢了就找本書蹭一蹭。書多的是，要把書當床、當枕頭都隨便牠們。我就像個老變態，鼻子老往牠們身上貼。

我就在沒有牆的房子畫畫。朋友來看我還在畫畫很詫異。說現在還有人在畫畫嗎？你賣畫嗎？我斜看

他一眼。有啊，你去看那些畫室，還是收了一堆學生。花錢去畫畫的還是一堆啊，特別是臺北。我總感覺畫畫的人口比例可能是世界之最了。動不動都會遇到覺得上班很痛苦、想辦法要畫畫的人。

我現在用的還是半麻畫布。學生時期用的是仿麻。我是慢慢遞進，都還不敢一下用到全麻。結果買完畫布出來，看到那些業餘的周末班，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，用的是全麻畫布，我一個美術系都還沒用上，人家要用就用了，我在窮什麼。說到仿麻畫布，家裡還堆了一堆畫過又沒滿意的，放十年了，沒丟成功。有次抽出一張塗掉重畫，可碰過全麻後，仿麻就變得很智障，很想丟了算，可丟不下手、又生自己的氣。

我買三號畫布，因為○到三號的價錢一樣，所以我買了那範圍中最大的。四號五號價錢一樣，所以我買五號。我都買小的，愈大愈貴。我這房子根本沒法畫大畫布。看到人家畫整面牆那麼大的畫，那不是一般人畫得起的。要怎麼包裝怎麼搬運，這都不是一般人。我的畫布不超過五十號，因為再大車子載不下，叫卡車那要很多錢的，我根本沒叫過。

光是要把畫搬去拍照存檔，也夠一番勞力了。先是找氣泡紙、把家裡全部收集的包貨氣泡紙，一塊一塊找到合的尺寸，不夠大的要用接的、用膠帶接起來。等包好全部畫，已經快天黑了。接著因為只有兩隻手，我得捆成兩札，讓自己好搬上下車。還要叫一臺後車廂夠大的車，我永遠搞不清那些車的型號。來回計程車費要七百多。搬上去拍畫工作室，讓攝影師一張張拍、一張張調整；接著又一張一張包回去、捆好、搬去路邊叫車；回到家又要搬兩三趟上去。一個人的體力，就只能這樣。畫些數量不多、尺寸也不會太大的畫。

若是能自己扛，我就不去搭車了。兩隻手搬到捷運站，坐七八站，出站後還要走二十分鐘才到拍畫工作室。攝影師看我這樣，每次要和他砍價，就算我半價。我每次都叫他兩張一起拍，這樣可以省一半。他總是說一張張拍比較好。看我走這麼遠捨不得搭車，說下次到捷運站，他可以去幫我搬。我覺得我好像畫畫的乞丐。

我這乞丐借住在別人房子二十年，沒有拜過神檯上的神和祖先。我先生的媽媽住在那裡，旁邊有一位神我不知道祂名字，我沒有和祂們說過話。在臺北我不厭其煩的去畫畫，去畫那些不討喜的東西。那樣專心的神經質，把自己壓縮成一本本書、一張張畫。每天縮在冬天的小房子裡自己假裝是畫家。我對臺北的壞話很多，都被我的貓吸收掉了。

臺北的神檯很小，嵌在牆壁上的神檯。下面是一堆電器用品。熱水壺、煮水壺、電鍋、咖啡機、磨豆機。神會覺得很燙很吵。不過這是臺北的房子很小沒辦法，我顧不了神。這地方太擠了，神根本沒清靜之處。這樣小小的房子，很難不吵，大部分的時間她兒子不在，是一個對她完全沒感情的女人住在這裡。

神檯燈總是亮著。晚上我醒了，神檯的紅光在暗夜中像鬼魂一樣漫射在客廳。很多次我把電源拔了，我先生總是大怒，覺得那會倒他的楣，對他們家祖先不敬。我娘家神檯燈只有拜拜時會開，初一十五那種。談到這習俗的不同，他非常固執，認為神檯燈必須二十四小時營業。

他習慣把水果放到左右兩邊的圓盤上，但並沒有拜拜，只是把水果放在那裡，他就覺得心安。我伸

手去把水果取下，換成我心不安，好像我拿了神的東西。若我忘記去拿，神檯水果的命運通常是被放到發爛，沒有人發現。

這附近的住家店家都愛燒金紙。我們樓下有位鬍子先生，買了超大馬力的電燒金紙爐。超強的火力在燒金紙。細細的灰弄髒了整條巷弄，惡臭難擋。還有人會在自家陽臺燒金紙。每一家都有一個金爐，好像是大家的必備品。我家也有一個，搬去樓下燒又搬上來。我先生叫我拿水去冷卻，我一桶水直接倒進爐裡，被臭罵得莫名其妙，和我關掉他的神檯燈一樣。

我們為神檯燈吵架，為燒金紙吵架，為房子裡誰的東西占太多空間吵。死人的東西和活人搶。東西要挪來挪去，挪到哪裡都不是。這代人都買不起房子。我們這老公寓幾乎都三代同堂。房子都是老人的，小孫子在家裡蹦蹦跳跳、哭聲透天。樓上吵我、我吵樓下、前後左右互吵。沒小孩的家只能認命。

冬雨開始了。管它是颱風還是梅雨，臺北就一直下雨。我每天都在除溼。衣服曬了不會乾。這裡很多人有烘乾機，什麼都要去烘一烘。因為這裡沒有太陽。太陽太弱了。生活的成本很高。要有很多電器，要花很多電。數一數家裡的機器，全部都是因為沒有太陽。

太陽進不來這裡的房子。這裡沒有東西被陽光照到過。每一戶外面都掛了超大的冷氣機，都加裝了不透光窗簾。我睡覺的時候把被子蓋在眼睛上，吸飽了貓的花蜜，睡在貓的花苞裡。我不想和神檯的紅光一起睡，我不想和前後左右房子的燈光一起睡，我想去一個全黑的地方睡。天然的全黑，不是用不透光窗簾和冷氣做成的。我第一次覺得我和神檯燈有仇，它剝奪了我的黑夜。不管有沒有拜它，它永遠的發亮。它

很省電、沒有壞過，永遠的發亮。

我每天經過神檯、陌生的祖先牌位。神檯上的灰塵我沒有清過，上面的供茶水我沒有換過。我顧不了神。活著要顧的東西夠多了。我兒子用臭的廁所，用髒的桌子地板，每一樣都比神檯更急迫。家裡的神檯被我荒廢了，荒廢得理直氣壯。生活的全部已經把我耗盡，我沒力拜神，沒力打掃祂。我先生的神檯燈被我滅了一次又一次，好像我是一個掃把星，滅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好運。臺北的神檯像一幅在牆上的畫，久了變成一塊牆。

臺北的人工土地發熱的時候，颱風就來了。臺北的植物被修剪得平平整整。每個人都被修剪過，每個靈魂都是，站出來時表面體體面面。每天一早就有人在掃馬路。掃地聲整齊劃一像個掃地軍隊。全部雜亂的東西都要被清掃，掃到人們看不到的地方。颱風過後馬上清掃得乾乾淨淨半枝樹枝都撿不到。人眼所見盡是被整理過的人工景觀，連枯黃的葉子也要被拔掉。丁點殘破也不行。

全部都被零星修剪過了。被毀滅過了。那還有什麼好怕的。長這麼大了還在畫畫，還在做這些不賺錢的事，我先生這樣說我。

他媽的藝術家，我放棄成為藝術家了。有些人就出生在羅馬，我們還在條條大路通羅馬，那些人一出生就到羅馬了。羅馬我也去過了，我也沒和別人說。沒當成藝術家，進不去這個圈，只能自己偶爾畫畫。

我磨破的靈魂吃盡了冷風。我沉默的嘴巴縮在人工毛料衣裡。

我生來不好命也沒有關係。我現在想畫畫也沒人能阻擋。

我不畫草稿。畫布常是塗了又塗，改了又改，管它的。我不做美術系那套。全部畫錯的、不喜歡的都可以塗掉。全部都可以被塗掉，一定要有這種想法你才會自由。今天我沒把燈開到最大就開始畫畫了，把餐桌上便當盒的橡皮筋收一收後就去畫畫了。

我畫畫的時候就聽到了那隻貓的呼吸聲，穿透我身體。我就看到了那隻蜜蜂飛進來嗡嗡叫。看到牆角裂了一塊、水泥屑掉出來。我就感到那些銀白色金黃色在我指尖、那些就算在睡覺也有的生命力、就算不洗澡也發出原始香味的生命力、這種從頭到腳的生命力。我為什麼要畫畫，因為我的臭貓在每一張畫裡，她是最永遠的存在，因為我真的被逼到無處可去了，除了瘋狂靠近貓的身體，我只能去到畫布裡面。

我畫畫的時候我媽媽就來了，看見那個雙手做不了事的女兒，滿地的未收拾。我沒想過要和她報喜、沒想過自己要有什麼成就，我的頭腦無法有這些。我來畫火吧，一把一把的火燒掉那些人。我要重新學習叛逆的力量，讓我看起來前途無量。我的手我的臉碰到臭貓的時候她就進去我身體了。我們一碰到彼此是又圓又亮，通電成了發熱的大燈泡。我就熱起來，就有了力氣。我借用這些動物的身體在活著，我喊她的聲音就像喊我媽媽。

我媽媽的手附我的手，來幫我整理這些、把我全部的紙張作品整理好，還說我畫的都不好看。又問我怎麼不去裱框，有框才好看，是不是沒有錢，要塞錢給我。帶兒子去賣畫，我和對方討論價格，他說，這個只有一張，為什麼要賣？這句話刺了我。一直到回到家，我才說，畫當然是要賣的，留著也沒用，沒

地方放。

我不明白我打這一大堆的廢物要幹嘛了，寫廢物論嗎。自己欣賞那些畫，連牆都掛不下。就說我家裡沒牆了。臺北這裡人人都要有靠山、有背景。空間不是沒有，你要有門路。我沒門沒路，只有自閉。人家問我，你為什麼要去撞別人的牆。我沒有，我就去丟石頭，丟了就跑。

神檯單薄的紅光穿過了全部東西。假的紅色，假的光，摸在手上什麼感覺都沒有。他不在的時候，我就不客氣把電源拔了，還我一片黑暗。

我身上這快黑腦幹，已經被帶壞了。原諒我和神檯不熟、和金爐不熟。我的手不會拜拜，嘴巴不會講好話，只會畫不怎樣的畫。但我相信我寫的詩是好詩，還有我身上那些從小就除不盡的草，這些小東西如此威風凜凜。

我穿了件瘦皮外套，攔住了不少擦傷。什麼冬天，什麼神檯燈，全都被拔走了。我還是和貓一樣不順從。我天生的溫順已經縮成盆地。沒水了。一時又一時又一時的靜默，在我的畫裡、留在嘴巴裡、擠過人群。全部全部的委屈，湧到喉頭，穿上了衣服褲子，我把自己活了起來，披上我硬掉的翅膀。

我要暗下來，變成一隻全黑的烏鴉溶入夜色，管它不吉利我偏要大聲叫。

作者簡介——馬尼尼為

馬來西亞華人，苟生臺北逾二十年。美術系所出身卻反感美術系，三十歲後重拾創作。作品包括散文、詩、繪本。著有：《多年後我憶起臺北》、《我不是生來當母親的》、《我的美術系少年》、《馬惹尼》、《馬來鬼圖鑑》、《今生好好愛動物》、《以前巴冷刀·現在廢鐵爛》等二十餘冊。

I G / F B / website: maniniwei

評審意見——陳昌明

「臺北居大不易」一直是臺北文學獎重要的主題，而〈臺北烏鴉〉這篇作品，不只涉及居住空間，也關乎性別、視覺與精神的難以自主。作者長年畫畫，家中四壁卻被各種東西侵占，切割得支離破碎。吳爾芙在〈自己的房間〉中提到，女性寫作必須擁有自己的房間和經濟條件，文中「我就在沒有牆的房子畫畫」，創作必要空間成為難以企及的奢侈品。尤有甚者，鑲嵌在牆上的神檯，用以祭祀夫家的親人和神明，檯上燈泡的紅光，成為影響睡眠與精神的侵犯者，作者想把電源插頭拔掉，卻可能讓夫妻爭執反目。備受局限的空間，還要忍受室外的噪音、隔鄰的燈光與室內的神明燈，渴求黑暗讓她想成為一隻黑暗的烏鴉，這隻烏鴉僵硬的翅膀難以飛翔，即使有不順服的個性，也無法掙脫困境，書寫的是現實與心靈的無處可逃，讓人讀來感受深刻。